

画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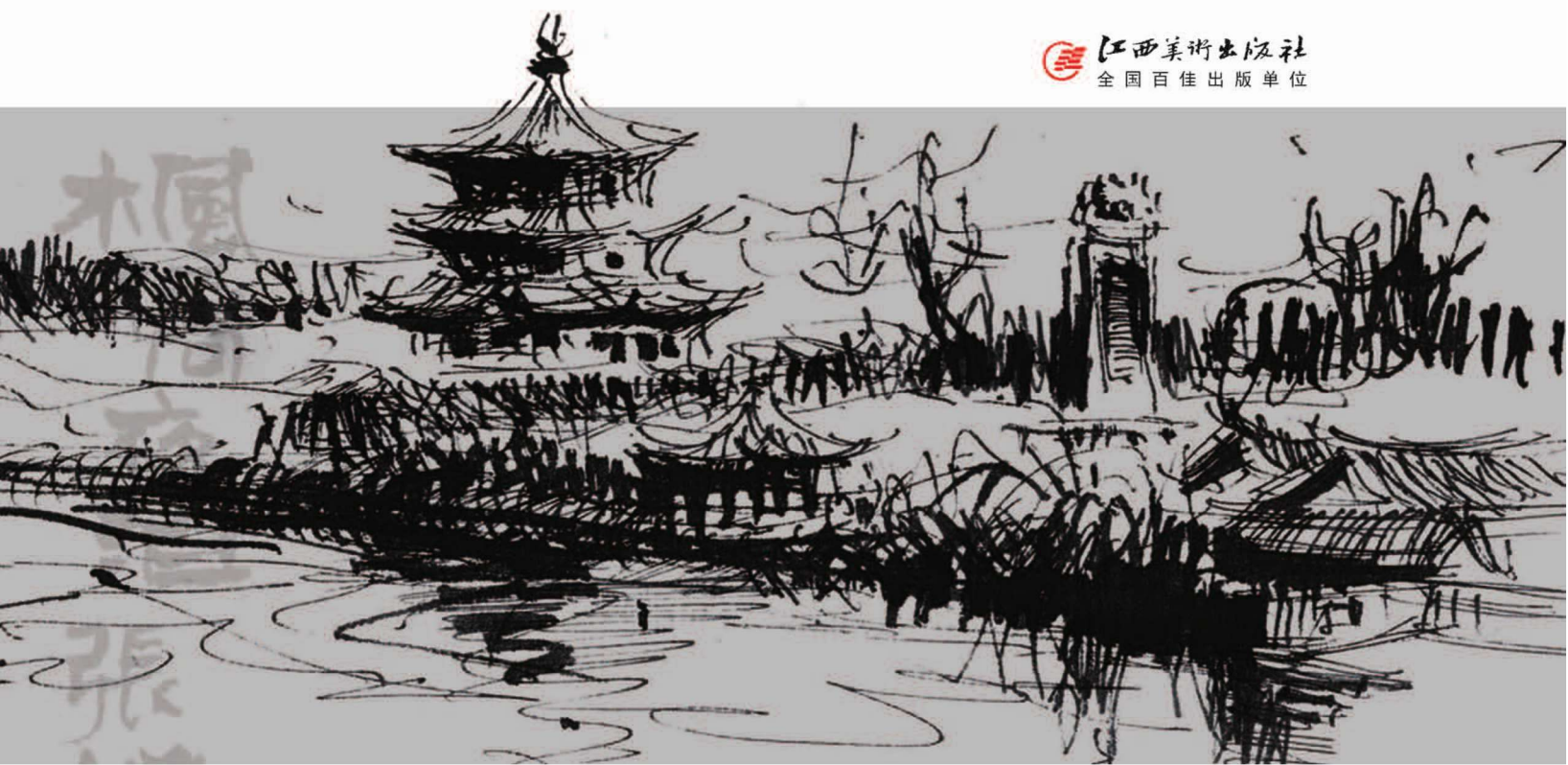
寒山寺

寒山寺

文张绪佑

图余静赣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

画说寒山寺

文 张绪佑

图 余静赣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画说寒山寺 / 张绪佑文 ; 余静赣图. -- 南昌 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6.12
ISBN 978-7-5480-5091-9

I . ①画… II . ①张… ②余… III . ①中国画 - 写生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 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9374号

项目负责 李 佳
责任编辑 陈 军 李 佳
责任印制 谭 勋
装帧设计 舒丽君

画 说 寒 山 寺

编 者 张绪佑/文 余静赣/图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
邮 编 330025
电 话 0791-86566241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江西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开 本 889×1194 1/16
印 张 9.5
I S B N 978-7-5480-5091-9
全套定价 35.00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，
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本书法律顾问：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赣版权登字-06-2016-974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张绪佑 笔名目之，曾任武宁县县长、德安县委书记，九江日报社社长、总编，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，市教育局党委书记，九江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九江市作协副主席，副教授职称。

先后出版和发表作品集多部，所创作的散文、小说、诗歌 200 余万字，多篇作品先后获奖及被转载。

余静赣 北大研究员、建筑硕士。

曾游历非洲、亚洲、欧洲、美洲几十个国家写生考察，国家高级建筑师、IFDA 国际室内装饰设计协会中国区副会长、广东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、星艺装饰集团创始人、江西省十大创业先锋，庐山艺术特训营创办人，联合国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院士。

话说寒山寺

04 “不可言”之言
前言

09



枫桥：羁绊一位古诗人
第一章

目录

contents

17



姑苏：园林甲江南
第二章

27



和合：寒山寺名的由来
第三章

35



佛门：安慰心灵的殿堂
第四章

43



大雄宝殿：云在佛门幽深处
第五章

53 ● 禅院：佛教信仰的分宗
第六章



59 ● 大碑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
第七章



69 ● 法堂：幽深的智慧殿堂
第八章



81 ● 暮鼓晨钟：皇权的象征
第九章



91 ● 普明宝塔：佛门的光彩与神圣
第十章



105 ● 石狮：佛教文化的神灵之兽
第十一章



115 ● 寒山诗：参禅自得的玄妙境界
第十二章



前言

“不可言”之言

古有成语：妙不可言。

世间凡一切美妙或者玄妙的事物，均是“不可言”的。

“不言而言”，是哲学的最高境界，也是佛学、道学的最高境界。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交流工具。然而，语言却不是万能的。世间还有许多事情是“说不清，道不明”的。因此，20 世纪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解说是：“对可说的要详尽地说，对不可说的，要保持沉默。”他认为，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，都是可说的；而对于生命、伦理、情感、宗教、激情、想象、直觉、形而上的本体等，一切可以赋予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，都是不可说的。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。以致不能被说，只能在沉默中显示。

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于天、地、人之间提出了一个“道”，同样是“不可说”的。庄子解说：“道不可闻，闻而非也；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”而它却又“无处不在”。这里讲的“常道”，有如西方讲的“上帝”，上帝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上帝就在你的身边，就在你的心中。有如释家讲的“佛”，佛即心、心即佛，“佛”就在你的心里。

人类有了语言，是一个重要的进化。正如鲁迅所说，第一个人“啊”了一声，首位发声，便是天才。自此有了语言交流，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构成和发展。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增长，语言文字也不断地丰富发展起来。人类发明文字，是一件“惊天动地”的大事。《淮南子》中记载说：仓颉造字，泄露天机，出现了“天雨血，鬼夜哭”的现象，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。

“仓颉”造字至今，（且不论一人能造字否）汉字已有五万余，到了今天，人们仍觉得不够用，时不时又造出个“囧”字等网络文字或词语来。

可见语言始终跟不上人类智慧，它在人们的思想面前，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。

因而，在许多时候，“不可言”就成了美妙和智慧的代用词，成了无语的理由，或曰“最高境界”。

本书主笔作画者，余静赣先生两次上大学，主修建筑与哲学，获建筑设计师和哲学博士。后下海经商，创办了广东艺邦装饰集团公司，至今有 2000

寺中寒 山中遠 鐘揚 好風 聲耳 餘月 樹動 響盡 霜天 鐘永 夜禪 平心 然中 境
 釋皎然詩 2013.11.8. 《聞鐘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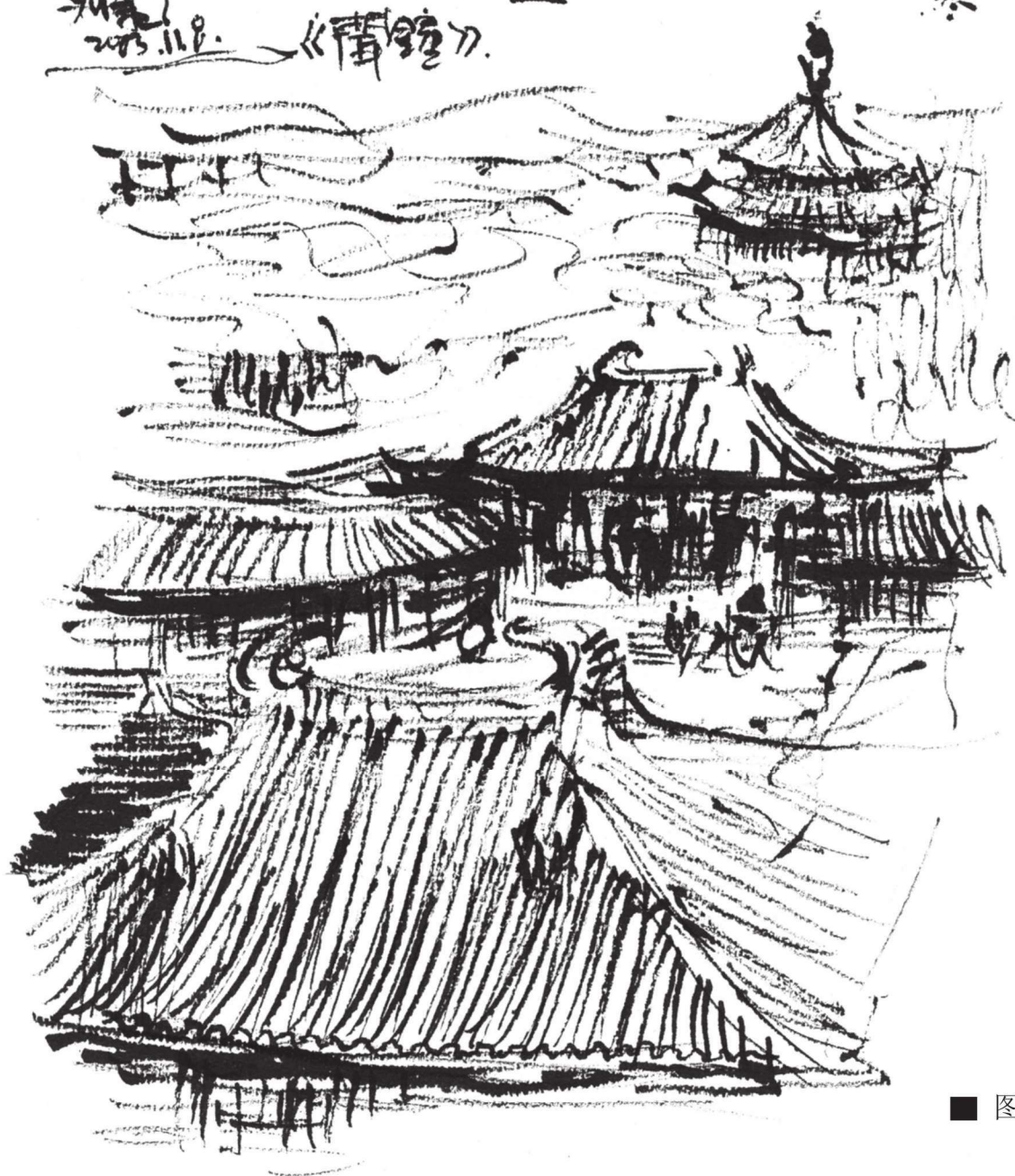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

余家分公司遍布国内大中小城市，年创产值数十亿，集团公司上下均称他为“余工”。

余工不仅是设计师、企业家，而且对哲学和手绘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，还具有艺术家的秉性和哲学家的气质。十几年来，他执画笔跑遍世界，不仅画遍国内山水名胜，而且画遍东西方上百所大学名校，东西欧、东南亚等各处民情风俗，将自己对大自然的领悟，对天、地、人的哲学思考均融入了画中。

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倾注于辅国封疆、征伐掠地、居产贡纳、修身治业等重大事务，同时也醉心于性灵的怡乐，“任性灵而直往，保无用以得闲”，以此却尘累超物象，追求悠然自得的人生行为。

余工为当代的文人画家，秉承着中国文人的气质，不仅倾注于创业立世，而且忙中求闲，追求山水之乐，行雅趣之事，以畅游散怀，享受艺术人生。

本书的几十幅画稿是余工于2011年10月前后，专驻于苏州画下的寒山寺。为遵余工之约，要我为其寒山寺画稿配文。我自知践约不易，于今年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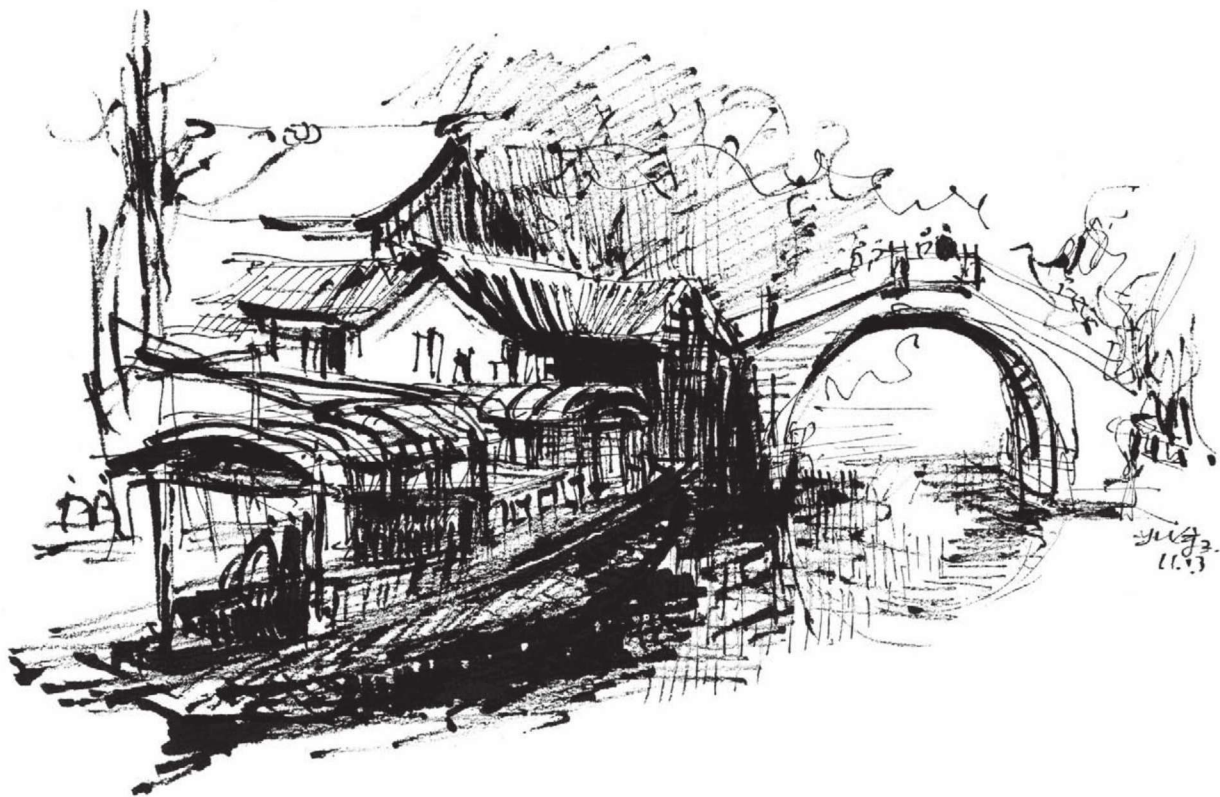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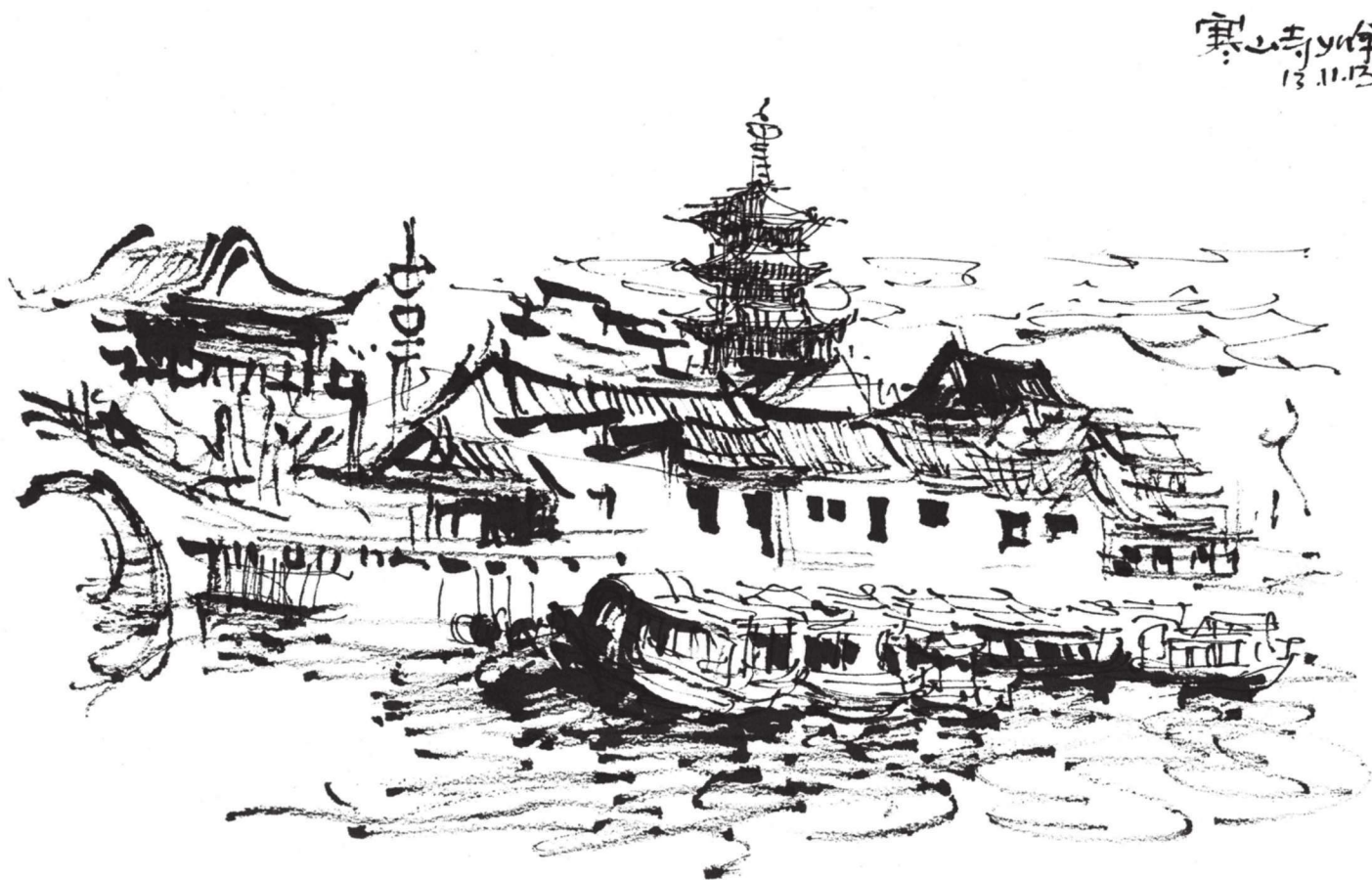
余工十几年来，循着那根心中的线条追寻得很高、很远。他的线条在其心中飞舞自由，畅快淋漓，随心所欲。因而他的画风日渐自由，各臻其趣，妙不可言。

月间独自驾车至寒山寺，在寺外小店独居三天，日夜遍访古寺院落，企求寻找点滴感觉。

在这之前，寒山寺是来过的，对于它，只是一个概念（图1），只记得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诗（图2-3）。其余记忆，皆与天下名寺相雷同。几天之间面观古寺、亭榭楼阁，怀思古之幽情，也作几张小画；细读四壁古人诗词，揣摩其中韵味，抄录下来慢慢琢磨；或进入法堂，怀佛家之虔诚抄写几段经文；或与僧侣交谈，试图探究其中心迹。

回来数月，查读资料，耳边常有寒山寺的晨钟暮鼓萦绕。只待汇集点滴认识，日渐发酵，能否酿就，迟迟不敢动笔。

此间，又数次翻读余工画稿，力求使自己这个门外汉能够读懂它。据我所知，余工十几年前致力于艺术设计，在广东创办装饰公司时，一手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师。而后，他又专攻钢笔画。他初期的画以表现建筑为主体，以写实为主，造型准确，刻画细致，明暗相谐，构图完整。十几年后，他的



■ 图3

余工笔下的寒山寺，既非古时的寒山寺，亦非今日的寒山寺。乃是他意念中的寒山寺。

画风渐变，向着追求线条、意念、大象、诉说为主，更加向着形而上的追求，更多地集中了他的主观精神。

宋真宗年间，释道原所撰《景德传灯录》中说，修艺与修佛都要经历三个阶段，见山是山，到见山不是山，最后又回归到见山是山，达到最高境界。即是从流俗，到脱俗，再到大俗，便是难言的大雅。

余工的画，在我看来，似画非画，似书非书，似文非文，既有画的意象，又有书法之神韵，还具有欲言又止之文气。

宋代大书画家米芾曾把绘画称为“墨戏”和“清玩”。其意是说，绘画具有愉悦性情的意趣。“戏”自然是无欲无争、心情悠然自得；“玩”更是无所谓规矩，神情自由而无所拘。

这是否可以认为，余工之画，正在由进入“见山不是山”过渡到“见山是山”的境界？进入到了“墨戏”与“清玩”的意趣？

艺术是心的互动，是心性的自由。练艺是人的知识、情感、理想、意念等的综合心理活动。艺术的创造，是设计更新的心灵家园，而不仅是记录昨天和今天。

余工笔下的寒山寺，既非古时的寒山寺，亦非今日的寒山寺。乃是他意念中的寒山寺。

凭着他的天资与勤奋，凭着他对艺术不懈的追求，他在练画的同时，汲取了中国书法的精髓，尤其是怀素的“放逸”和王羲之的“简约”之功，采用大取大舍的手法，将线条编织出了一种似画似书似文的空灵、飘逸的神韵。

古人云“终百家之功，极众体之妙”，其实做来，谈何容易！效法前人，重在得法，稍有不慎，或功力不到，便会“西施效颦”，滑入恶俗的泥潭。

真正的艺术，无论是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，首先给人的是美感，其次是情怀。以美动性，以美动心。让人感觉美不胜收，妙不可言。如庄子所言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顺应天地自然，就是大美，艺术的追求，亦应顺应天道，而不是故弄玄虚，故作风雅，让人读不明白，看不明白。好的艺术品，就是让人心中明白，而不可言，不必言。

我很佩服那些大师，他们似乎对各类艺术都无不精通，对各门类都敢于评论。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什么“不可说的，应当沉默”。

余工十几年来，循着那根心中的线条追寻得很高、很远。他的线条在其心中飞舞自由，畅快淋漓，随心所欲。因而他的画风日渐自由，各臻其趣，妙不可言。

妙不可言，却还要“言”，这便是我的作难之处。好在我与余工是多年挚友，彼此心有灵犀，不言而通。即使我的文字不能为画添色，但愿不属添足之虞，心愿便足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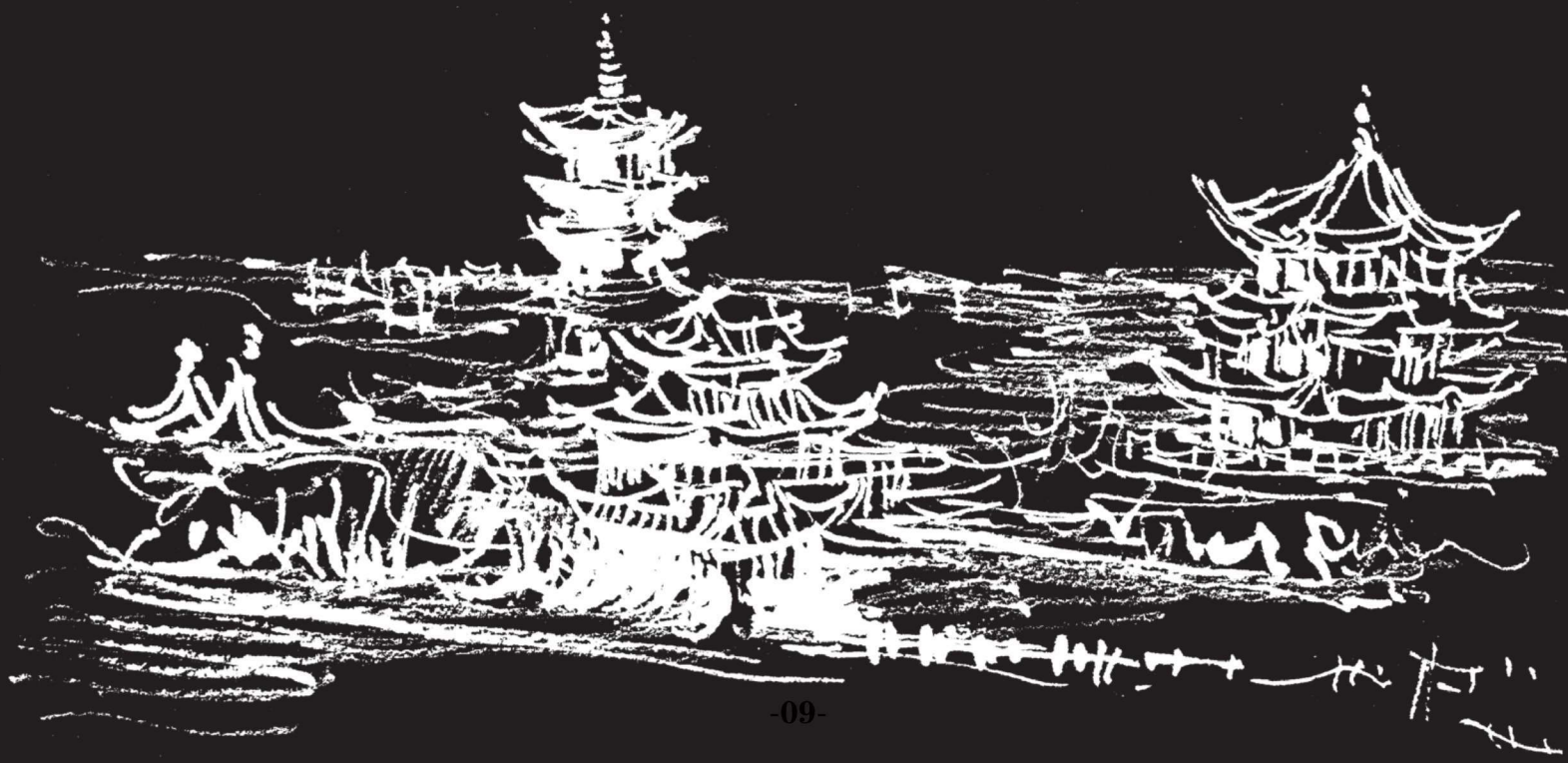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

FENG QIAO

枫桥

羁绊一位古诗人



枫桥： 羁绊一位古诗人

一千两百多年前，在苏州城外十余里的京杭大运河上，停泊着一条来自北方的客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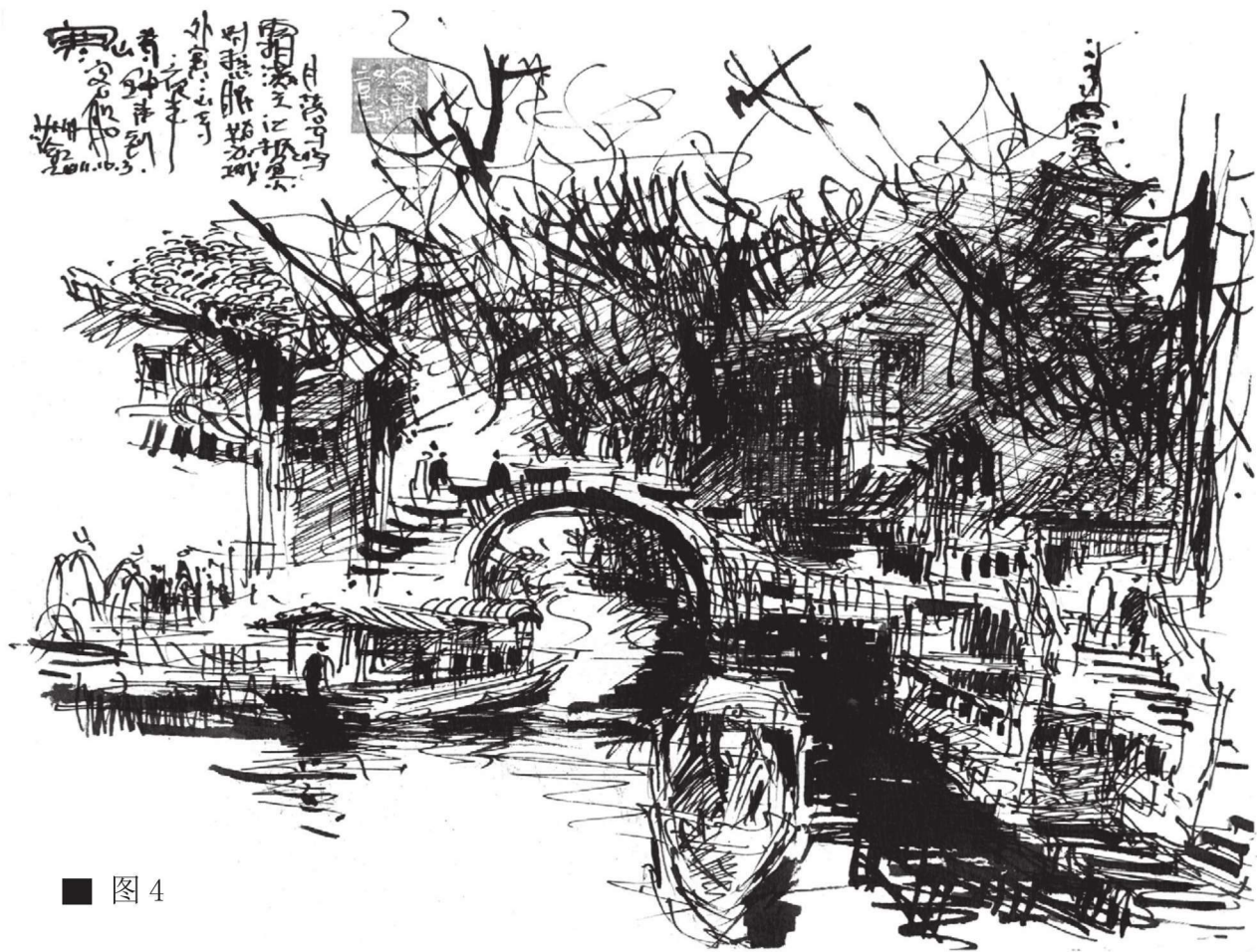
这条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洪水滔滔，是古代的航运大动脉。那时的吴人将它称为“江”。在运河的南岸便是寒山寺。

客船停泊在运河南岸，大运河上下两端架有“江村桥”和“枫桥”两座石拱跨桥。

一千两百余年后的今天，余工独坐在大运河边，面对江枫二桥，用他的画笔，挥舞着他心中的线条，去追溯古时的故事，去追忆那位古诗人（图4）。



■ 枫桥



■ 图 4

夜泊枫桥的这位唐朝诗人就是张继。出生于湖北襄阳的张继，自幼苦读，满腹经纶，却怀才不遇。这一年，他自长安科考落第，一路沮丧在南下愁旅途中，到达寒山寺夜宿（另一种说法是张继科举进士及第后，逢安史之乱而后至此）。秋月寒霜，心愁又起，闻乌啼夜钟，一夜未眠。诗人奋笔写下了千古绝唱《枫桥夜泊》。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

此诗成为历史上羁旅诗的代表作，将唐诗的美妙境界推向了一个高度。寒山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寺院，也随张继诗一举成名，名扬天下。

秋月渐落，乌鸦苦啼，白霜铺地，寒气满天。江枫桥边，渔火点点，渔民和衣，对愁而眠。姑苏城外，运河南岸，寒山寺影，寂寞孤清。夜半钟声，悠悠传来，码头那边，又到客船。

寥寥四句，表达了诗人孤旅途中寂寞忧愁的心绪。诗人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感，勾画出了月落秋霜，乌啼寒秋，山寺清影，江枫渔火，孤舟客子等典型景象，有景有情，有声有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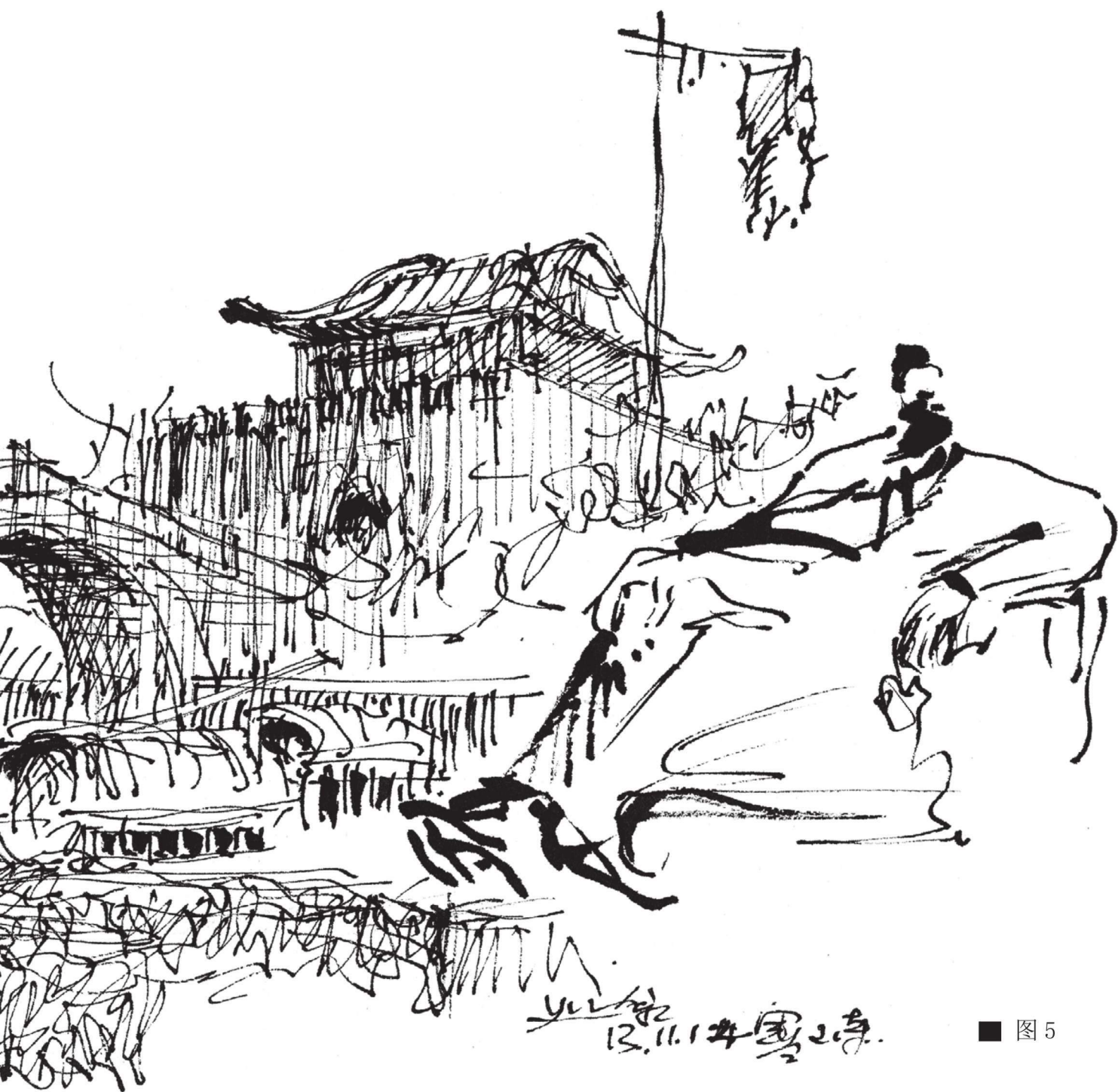
在古诗词中，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诗人通过此诗句，充分表达了作者羁旅苦思，家国之忧，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忧虑。诗句形象独特鲜明，可感可观，可闻可画，清晰明理，内容畅解。流传至今千余年，不仅被选入我国历代唐诗选本和别集，连亚洲不少国家都将其编入小学课本，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余工在画枫桥时，想必思绪在千年之前的那个夜空上遨游。古来山水画家的画趣于山水，寄幽情于笔墨，常常是“得意而忘形”，正如庄子《逍遥游》中云“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”。他将远山、枫树淡化成线条符号，夜空以交叉线条处理朦胧，一缕舞动的线条横越枫桥上空，像是诗人的一缕缕愁绪。江边的寺影仅露脊顶，虚幻绰约，似带凝重。江桥横跨寥寥几笔，用意念飞越。江水仅用枯细几笔刻画了停泊江边的客船，那里是孤客生愁之地，是苦旅诗发之源。

客船外色凝重，与黑夜融为一体。在余工的笔下，仅有的几个客船舱口处，似乎透出一点微光，与远近的点点渔火交相辉映。舱内几个人影绰约，或许就是诗人与侍者面愁而坐呢！

诗人张继博览有识，好谈论，知治体。天宝十二年（公元753年）科登进士。然铨选落第而归乡。安史之乱后，他赴洛阳寻求报国之机。唐代宗继位后，于宝应元年（公元762年），政府军收复两京（长安、洛阳），张继被录





■ 图 5

用为员外郎征西府中供差遣，从此投笔从戎，后入内为检校员外郎又提升检校郎中，最后任为盐铁判官，分掌财赋于洪州（今南昌市）。大历末年，张继上任盐铁判官一年多即病逝于任上（图5为余工笔下的张继）。

张继的诗爽朗激越，不事雕琢，比兴幽深，事理双切，对后世颇有影响。只可惜流传后世的不到50首。其中最著名的诗便是《枫桥夜泊》。

在唐代流传下来的2200位诗人作品中，《全唐诗》收录12卷，共48900余首，张继的诗仅收录《枫桥夜泊》一首。张继算不上大家，甚至算不上名家。倘若《枫桥夜泊》没有被留存下来，后世可能就不知其名了。这首诗首次入选《中兴间气集》，诗名是《夜泊松江》，以后历代诗选都收入此诗。尤其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由孙洙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将此诗入选其中，便成为唐诗名篇，传诵于众口了。

我在独居寒山寺的日子里，曾反复诵读，默写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，数次环游寺院内外，甚至半夜时分独自一人徜徉在江桥岸边、古刹门首，试图去感受体识当年张继夜泊的情绪。然而让我所见的，这座自南梁初建的千年古刹，如今的寺院规模宏大，里外修缮得金碧辉煌，院墙四周，写满了张继、寒山等历代名流所题的诗词。整天川流不息的红男绿女穿梭进出，有时甚至摩肩接踵，人声沸腾。佛门之地，难寻静处。寺院之外的街巷，全是商铺，丝绸服装、本地特产、地方小吃、字画佛器、旅游小品，应有尽有。运河两旁，远近旅馆、商船，灯笼悬挂，酒旗飘忽，不再有点点渔火。今日的寺院，亦不是夜半钟声，凡旅客投币，随时可撞响大钟。